



台灣原住民
28

蘭嶼 行醫記

拓拔斯·塔瑪匹瑪
◎著



晨星出版

推薦序
山與海的對話

【推薦序】

山與海的對話

吳錦發

十八世紀末，當西方探險家坐著船，來到台灣東部的海岸，看到花東斷崖，從海平面陡直插入雲霄，高達兩千多英尺，頓時目瞪口呆，天地間一切似乎都靜止了，他們只能靜靜地聆聽海浪拍岸的聲音，這是西方人第一次聽到福爾摩莎山與海之間的對話。

山與海的對話，其實在蘭嶼島也進行了千萬年。可惜沒有人懂得它們的語言。

也不知道是怎樣的因緣，屬於「山的民族」——布農族的醫生作家拓拔斯來到了四面環海的蘭嶼島，在這裡行醫，和屬於「海的民族」——達悟人展開了三年八個月的對話，如今，拓拔斯把這將近四年間所記錄的「山與海」的對話，集結出了一本書《蘭嶼行醫記》。



蘭嶼行醫記

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文化人類學家李維史陀，曾經說過這麼一句話：「我一生中最大的興趣，是看到兩個不同民族文化相會時激起的浪花！」而拓拔斯正巧是記錄了這些時代「浪花」的見證者。

不同於他昔日的創作《最後的獵人》、《情人與妓女》，絕大部分的篇章都集中描繪布農的世界、山的世界，《蘭嶼行醫記》把筆鋒轉向離島蘭嶼，在那兒，拓拔斯的「山的思考」遇到了達悟人「海的思考」，用「山」的觀點要去了解「海」的思考，這當然是不容易的事，拓拔斯卻依恃著對「人」的關懷，對「人」的溫暖，對「人」的寬容，找到了「山」與「海」之間的聯繫，拓拔斯是學習那山澗清涼的溪的精神，以著認識母親的胸懷投入海的懷抱之中。

自從「原住民」被「正名」之後，其實有很多的台灣人被導入了更大的「誤解」之中，他們以為，台灣存在著「一個」民族，叫著「原住民」，這真是天大的誤會，台灣「原住民」其實是「一個以上」的民族，各民族有其不同的道統、語言、文化和歷史，其間的差異性是極其巨大的，就拿拓拔斯所屬的「布農族」，它和「達悟人」的距離，恐怕比台灣

人和日本人之間的距離還要遠！

拓拔斯到蘭嶼去行醫，在文化的距離上，其實，差不多等於是到「外國」行醫，其間思想觀念上的差異，以及他這些歧異帶來的種種衝擊，想必也一定在拓拔斯心中留下深刻而永難忘懷的印象吧。

在《蘭嶼行醫記》中，拓拔斯表現了比以往更謙虛也更冷靜的態度，他在這本「隨筆」似的書中，表現得更像是一位文化人類學家而不是純粹的文學家，但行文之中，又不失他一貫保持的布農作家的機智和幽默！

譬如：當他寫到觀光客對達悟人「尊嚴」的漠視這個課題時，他是如此處理的：台灣來的觀光客以拍一張照片十塊錢的代價，要穿著丁字褲的達悟老人擺出姿態，讓他們拍照的尷尬時刻，他也拿起照相機，到海灘上尋找身材曼妙的女觀光客，要她們也讓他拍張性感照片。

「只照一張，可以嗎？多少錢我照付！」拓拔斯以鎮定的態度提出要求，但他得到的竟是嚴厲的斥責！

「我們才沒有那麼賤，休想以金錢買我們的人格。」



蘭嶼行醫記

爲什麼外來的台灣人，用金錢要達悟人穿丁字褲讓他們拍照不是「下賤」的行爲，而原住民要以金錢請求她們給他拍張照片時就是「下賤」呢？拓拔斯一句話也沒有多說，很巧妙地以對比的手法，把事情的本質交代了出來，拓拔斯把這篇手記命名爲〈不快樂的星期六〉。

李維史陀喜歡看到不同民族文化相會時激起的「浪花」，因爲就在這些「浪花」之中，當隱藏著許多寓意深刻的東西，這些東西則往往將我們帶入和往日截然不同的思考領域。

在一篇命名爲〈颱風颶雨後的夜晚〉這篇記事，拓拔斯以旁觀者的立場記下了這樣一則故事，他三更半夜被叫起來爲一隻被狗咬死的羊「驗傷」，以確定達悟人養的羊是被「國軍」養的「軍犬」咬死的，在蘭嶼唯一權威的「醫生」鑑定下，「國軍」終於「認罪」賠了達悟人的羊。

最精采的是接下來的發展：軍人賠了錢，堅持要把羊拿回去煮；他們的理由是：既然賠了錢，等於買下了羊，所以羊肉當然應該歸他們。

但是，達悟人的思考邏輯是另外一種：他們認爲，在台灣撞毀別人的車，對方賠錢修車之後，車子還是歸屬原車主人，達悟人拿走賠償金和

死羊也是一樣的道理。

在這裡，拓拔斯導引我們看到了，兩種族群文化交會時激起的「浪花」！

在《蘭嶼行醫記》中，類似這種令人驚詫，繼之啞然失笑，最後陷入深沈思考的故事比比皆是。

有誰料想得到這樣的思考呢？達悟人認為迷你豬被蘭嶼的飛機撞死，航空公司因之怒責達悟人「讓豬太自由」，這是不對的，過錯是在飛機，不是豬，因此「把飛機用圍牆圈起來，飛機就不會再犯錯去撞死迷你豬了！」

蘭嶼一直被台灣人理所當然地認為是我們「國土」的一部分，但是，我們到底對生活在蘭嶼的達悟人又了解多少呢？達悟人對「政治」、「國土」的看法又是如何的呢？

拓拔斯轉述達悟人的說法是這樣的：日本人帶來一面正午通紅的太陽旗子，插在島上，宣稱蘭嶼是他們的國土；當日軍戰敗降下「正午的紅太陽」旗之後，蘭嶼島又被插上了另一面旗子，一樣是太陽，但這次的太



蘭嶼行醫記

陽「像是處於惡劣的天氣而失去光輝」，白日頭上長了十二粒像有菱角的「菜花」！

的確，《蘭嶼行醫記》不是一本「很好看」的美文，它沒有刻意去雕琢文字，也沒有像現代英美文學講究的文章的「結構」、「語言技巧」和「敘事觀點」，因為這些都不是拓拔斯關切的東西，那麼拓拔斯關切的是什麼呢？有一則曾經發生在拓拔斯身上的事，也許可以解釋得更清楚。

據說有一次，省衛生單位的高官們想要了解蘭嶼的「醫療衛生狀況」，下了一紙公文，叫拓拔斯到衙門向他們作簡報。

拓拔斯在官方的簡報室，向這些坐在冷氣房裡的「長官」放映幻燈片解說，拓拔斯指著幻燈片上出現的「蘭嶼角鸛」、「珠光黃裳鳳蝶」等動植物影片，滔滔不絕地解說：「這是國寶鳥，這是國寶蝶，政府把牠們列入保育的對象，編有大筆經費保護牠們，這是蘭花……。」

拓拔斯足足說了十分鐘，恍如在當動植物解說員，搞得官員老爺面面相覷，最後一位低階公務員忍不住走過來提醒他：

「田醫師，今天是要你報告蘭嶼的醫療狀況，不是……」

「哦，哦」拓拔斯故作領悟狀，打出最後一張幻燈片。

「這種動物叫作達悟人，他們是蘭嶼島唯一不受政府保護的物種，他們的境遇不如二頭蘭嶼迷你豬！」

當簡報完畢，燈光亮起，拓拔斯看到了那些高官們鐵青的臉。

這便是拓拔斯，也因爲是這種性格的人，才寫出《蘭嶼行醫記》這樣的書，這種文學也許並不符合「台北派」文評家好書的標準，但是我相信拓拔斯並不在乎這些，他只是帶我們去海邊，指著那種撞擊岩石而激起的「浪花」大聲地說：「看哪，那麼高的浪，颱風就要來蹂躪蘭嶼島了！」

至於，浪花美不美？大家看得過癮不過癮？這根本不是拓拔斯關心的焦點。



蘭嶼行醫記

【自序】

記二年八個月的蘭嶼行醫日子

拓拔斯·塔瑪匹瑪

我寫作的歷程中，最難忘的兩位前輩，一位是我國中的國文老師，他是詩、散文、畫畫作家，筆名王灝。他曾給我九十八分的作文成績，且很興奮地告訴我：一百分是老師的作品，再扣一分是因為我太年輕，需要更多的磨練與生活經驗——他的啓蒙激發我創作的企圖心。爾後認識的名作家吳錦發先生，他不吝指導與鼓勵，讓我寫作的路很好走。

本書集結一九八七至一九九一年我于蘭嶼島行醫的作品。在三年又八個月離島行醫日子中，每次回台灣島，我總會借宿吳錦發澄清湖的家，一定聊起蘭嶼島的種種，他勉勵我把蘭嶼行醫經過書寫下來，提供另類醫師的行醫經驗。然而行醫中我無法很專業地創作，只能筆記式地記錄蘭嶼行醫情事。回台灣島之後，又面對更繁忙的人事物，更無法提筆創作，每

自序

記三年八個月的蘭嶼行醫日子

每翻閱筆記本，心中總覺得遺憾。

近年以來，結婚生子後，我的女人發現我未完成的手稿，她很體諒地給我充裕的時間寫稿，讓我很放心地繼續創作，卻不影響行醫工作及家庭生活。

爲此，特別感謝我趕稿日子裡被冷落的女人——伊布及兒子——勞恩。



蘭嶼行醫記

	0 0 2	〔推薦序〕	
	0 0 9	山與海的對話／吳錦發	
		〔自序〕	
		記三年八個月的蘭嶼行醫日子／拓拔斯·塔瑪匹瑪	
		卷一·我要當蘭嶼島的醫師	
0 1 6		我要當蘭嶼島的醫師	0 4 2
0 2 1		安然抵達蘭嶼	0 4 5
0 2 3		第一個清晨	魚
0 2 5		與蟑螂同房	0 4 8
0 2 7		睡醒後是個好醫師	0 5 0
0 2 8		聖日	0 5 3
0 3 0		絕不讓病源躲過我的耳目	0 5 6
0 3 2		比比腳就知道了	0 5 9
0 3 5		好在這樣的早晨在蘭嶼	0 6 1
0 3 7		五十元一條命	0 6 4
0 3 9		不快樂的星期六	0 6 6
			他的感覺已在新船身上
			我在蘭嶼的第一個冬天
			赤腳醫生
			有些淡薄了解
			我太太真了
			因為老邁
			小傷口難不倒達悟人
			偉人賜吉兆
			美麗的島上沒有安全感



卷二·藍色大冰箱

0 6 9	畸形兒的陰影
0 7 4	憂愁的老婦人
0 7 6	逃離現場
0 7 9	帶刀赴宴的男人
0 8 1	不像醫師的醫師
0 8 6	重現惡魔
0 8 8	氣象報告
0 9 1	誤食惡靈的婦人
0 9 4	蘭嶼島首宗竊盜案
1 0 8	末班飛機後
1 1 1	颱風颯雨後的夜晚
1 1 6	大小冰箱的差別
1 2 0	迴響
1 2 2	物與物交換的醫療服務
1 2 5	孤立蘭嶼
1 2 8	我不吃偷來的魚
1 3 1	把飛機圈起來
1 3 2	門診室裡的記者採訪
1 3 5	盜匪
1 3 8	驅逐科技惡靈的一天
1 4 1	誤人誤己
1 4 6	頓然醒悟





卷一

我要當

蘭嶼島的醫師

我要當蘭嶼島的醫師

遠離山中故鄉來到高雄，花費近上班一天的車程，折磨我肥肥的兩片大臀肌。當我站立高雄市立文化中心廣場時，屁股麻痛的感覺正緩緩減弱。我大力擴展胸大肌，讓夏天午后熱情的陽光直射身體的每一部分，曬得我心情格外舒暢，如同南臺灣的風在空曠的廣場自由流竄般。這是上個月正式脫掉軍服以來，首次感受逃離無形桎梏的快感。太陽漸漸偏斜向西方，我的頭皮被太陽曬得開始發癢了。提起軍用大背袋，趕往串門茶藝館與高雄朋友們會合。

一推開茶藝館大門，正眼就面向吳錦發作家及數位記者朋友，他們已佔據茶藝館最大號的桌子，正好位在靠南面牆角，不易被別人干擾的好位置，可能爲了方便與久違的朋友高談闊論。

我邊打招呼邊走向他們，離我最近的一位似曾相識的朋友問我正搬家嗎？我覺得有點好笑，本想直接把目的地告訴他們，但不知如何開口，



只好對著他們揮揮左手，翹嘴不答話。

記者朋友們向來觀察能力異於常人，我的遲疑被他們識破似，他們好奇地同聲追問。或許我只注意肩上沉重的行李，找到一個空位，立刻丟下背袋，終於可以小聲告訴他們，明天我要去蘭嶼。

看似最年輕的記者朋友反應特別靈敏，問我去蘭嶼服兵役當醫官嗎？

我及時攔截他們猜測的話題，輕輕地向朋友們說明，我要去蘭嶼當醫師。或許真的是像前往離島當醫官，唯一的差別是我要去蘭嶼。

朋友們安靜地仔細聽著，當我再次提到「蘭嶼島」大家突然躁動起來，七嘴八舌說了一堆激動的話，他們聲稱是一則值得立即報導的新聞，其實我心裡明白，他們找到了新聞稿的題材資料罷了。

當我坐定位之後，急忙懇求放下他們鋒利的筆，不可把我要去蘭嶼當新聞，因為我的雙腳還踏在台灣島，其實我對蘭嶼島完全陌生，雖然陌生可以激起我嘗試的企圖心，萬一途中有變卦，轉身回台灣；即使順利到達蘭嶼就職，萬一無法適任，我豈不是成爲一個笑話！

朋友們異口同聲認清我的擔憂，也不再執意拿我當新聞題材。但他們對於我毫無徵兆的決定仍感到意外，於是要求我報告，以補償他們落空的心。

關於蘭嶼島，雖然我曾熟讀中華民國地理，但我腦裡沒有蘭嶼島的想像。我大學三年級時無意中看到報紙上蘭嶼的介紹，從此只記得海外也有山地山胞，他們住在一個自由小島上。

蘭嶼行醫的動機，可要追溯到四年前的一段奇緣，當年爲了參加賴和仙的平反紀念大會，不幸遇上車禍；因昏迷不醒，住進台北馬偕醫院加護病房，當第九天神智漸漸恢復清醒，傳進耳裡的第一句話是「蘭嶼的醫師死了。」原來蘭嶼的醫師與我同住加護病房，一樣推出加護病房，但方向不同，那時由他的家屬口中了解蘭嶼醫師的處境，給了我一個清楚的印象——蘭嶼島的人民缺乏現代醫療的醫療照護。

完成醫學院課業後馬上面臨分發服務，當填寫志願分發服務地點時，發現醫師們有意避開蘭嶼，我覺得非常有趣，蘭嶼一定是個特別的地方。然而必須服完義務兵役，蘭嶼行醫計劃暫時擺在心底。



服兵役期間，不幸落入被監控、約談調查的困境，讓我體驗白色恐怖令人窒息的空氣，我像隻受困的老鼠，只要逮到後送傷兵的機會，我自願親自護送，然後溜進市郊東海大學圖書館。我相信滿臉是眼睛的偷窺者不會喜歡圖書館，我可以安心地看書。多層書架上我意外發現有關蘭嶼島的報導，瀏覽蘭嶼達悟人的文獻資料，越看越喜歡神祕的蘭嶼島。我相信位於太平洋的蘭嶼島應當還有自由的空氣。當我開始數大饅頭時，遠離台灣的企圖心愈來愈強烈。正當承受等候退伍令的痛苦煎熬時，我下定決心去蘭嶼服務最需要的人。

結束當阿兵哥的日子宛如完成大事業，手接退伍令的興奮程度勝過獲得醫學士畢業證書，雖然慈祥的憲兵周總司令保證不再保護我。當我前往省府衛生處申請分發蘭嶼衛生所服務時，感到訝異的長官請我在家等候消息，手指著頭興奮地小聲告訴我，需要調查一個月，接到準調派令後才正式服務蘭嶼。我擔心塗上顏色的人身資料會影響我的願望，我以一星期為期限，否則不再考慮去蘭嶼服務。

蘭嶼的確急迫需要醫師，我如期接到調派令，今天匆匆南下高雄，

明天正式離開台灣，前往蘭嶼報到就職。

講述一段我要當蘭嶼醫師的來龍去脈後，有位資深記者以懷疑地口氣問我：「服務蘭嶼幾年呢？會不會像幾年前蘭嶼的史懷哲廖醫師一樣，服務一年就失望地回台灣呢？」

雖然我預計服務十年，然而我像阿米巴原蟲一樣不喜歡被定型，萬一不能兌現講出來的承諾，必定成爲朋友喝酒聊天的笑料。只好搖搖頭，嘴巴吐不出話來。

一位老朋友見狀及時插嘴，大聲的告訴大家，不必以數字衡量別人服務的熱忱，失望與否也是別人服務後的心得，有膽量去蘭嶼服務就值得稱讚了。所以建議去路邊小攤喝酒慶祝，表達他們對我的敬意與祝福。

離開台灣島的最後一夜，我醉倒熱情的高雄朋友家。



安然抵達蘭嶼

搭了五、六小時的車，過了楓港站，車子開始駛入蜿蜒不斷的山路，偶而駛進未曾聽過的小鄉城鎮，一路看見皮膚微暗的人，臉色光亮安然，雖然陌生，但很親切。

不知過了多長的路程，耳裡忽然聽見台東到了，張開疲勞的眼睛，內心懷疑，眼前的房舍及街道真是個都市嗎？

跟隨乘客下車，第一眼看到「台東車站」四個大字，我趕緊問路找衛生局，希望傍晚前能趕到想了多年的蘭嶼島。

到達衛生局，局裡的人似乎不相信我就是被派來蘭嶼工作的醫生，或許是我簡單的衣著配不上醫師的身份吧！將省府派令遞給他們之後，才慢慢地改變前一刻的疑惑。

事情辦妥後，踏出局門，順著路標前往搭機。

有生以來，常見飛機在頭上飛來飛去，服兵役時的基地正好在空中

機場附近，已熟悉飛機的起飛、試飛及降落聲，也常夢想有機會上天空。但是飛機將離地時，心裡感到害怕，霎時變得不能自己，當飛機下的人和物漸漸縮小，我恍然大悟，我真的離開了可愛的土地，遠離親愛的朋友，躲開……

機身下一片深藍，距離無可目測，心跳愈來愈急，血液衝上頭顱，腦裡一陣昏亂，口裡默默祈禱，眼睛不時盯住令我不安的空間。

不到二十分鐘，前座的乘客大叫，蘭嶼就在那裡！

我側身望向前方，一塊難於想像人類可生存的小島，海水緊密包圍它，猶如海上一塊大岩石。

它在我眼前漸漸擴大，島上沒有一處如大海一樣雄偉遼闊的平原，正懷疑蘭嶼的人聚落何處？飛機撞上氣流，突然滑落幾十公尺，我的心臟宛如浮上喉嚨，就要由嘴巴滑出來，我趕緊閉上嘴。

飛機迅速降落，機輪著地，如同機輪離地般失重的感覺，沒有安全感。

飛機停住定位，關閉引擎，此時才安心。長吸一口好新鮮的空氣，一陣陣興奮感不斷地衝進胸膛，我終於如願安然抵達蘭嶼。



第一個清晨

眼睛張開，我看見了蘭嶼的第一個清晨。鼻子漸漸恢復知覺，深深吸一口氣，空氣味道不比家鄉差，只是多一股藥味，原來我睡在病房。

這一天我尚未上班，必須先妥善處理住宿問題，然而內心急著想去看全島狀況，拜訪島上人民。我騎一部公務機車，順著同事指引的方位騎去。

不到半天的時間，我繞了全島一圈，走進六個部落，遇上許多和善的老人，我以國語、幾句日語並用手腳與他們交談，島民對衛生所的觀感可綜合三點：

一、衛生所醫生常不在，好不容易湊錢搭公車去衛生所，看不到醫生又浪費車錢。

二、衛生所的醫生亂看病，嘴巴不開，也不用眼睛，手拿筆在病歷

表畫完就給藥，害得島民不敢吃藥。

三、衛生所的藥很差，有些人到台灣看病，那些有名的醫生沒看過衛生所的藥。

帶了許多埋怨聲回衛生所，內心自勉，爾後慢慢消滅他們的不良印象，仔細看病，並時時進修以應付求診的島民。



與蟑螂同房

借住醫生宿舍的老人終於不情願地搬走了。我非常高興，總算取得屬於自己的空間，不必再睡滿是藥味的病床。

打開宿舍房門，門板搨出一股怪風，起初以為是老人遺留的體臭，進屋之後，發現滿地污穢物，一張髒兮兮的木板床外，屋裡空無一物。打開一扇房門，是間沒有馬桶的糞溝，臭氣迎面噴鼻，我毫不考慮地關上門。

門鎖上了，怪味依然附在空氣裡。

走進比天花板矮半截的浴室，牆壁破一個大洞，由地上的肥皂推測，老人臨走前一定洗過澡，我看著洞口，為他感到羞羞臉。

突然有隻蟑螂飛到褲子上，嚇得我猛然踏地，牠瞪我一眼就馬上往下直奔，跑到褲管邊緣就折上來。我感覺出牠已跑進褲管裡，用兩手拍打褲管，好不容易地終於將牠拍走。

我跑回門旁，慢慢喘氣。心中暗自叫喊，這算是宿舍嗎？這是省府對待偏遠離島醫生的禮遇嗎？

晚上，我不敢太早進入「蟑螂屋」，盤坐在屋前空地，眺望光亮的海面，思念台灣的家，雖不是豪華家園，至少沒有蟑螂的足跡。在外遭遇不如意，朋友是傾吐的對象，現在只能面對海胡思亂想。

想到今後不但不能獲取任何安慰，晚上還要跟平生最痛恨的蟑螂同房。省府人員當時承諾予我的景象一一呈現腦海裡，那裡有宿舍、有一切設備……？

心裡一股衝動，不幹了，但回想這兩天見到島上醫療的貧乏，以及最基本的生命不能平等，又不忍心就此離開。心裡默禱好長一節時間，推開房門，進屋裡將布農巫師施過法術的山豬牙掛牆上，祈佑它保護我，賜我一個安全的夜晚。



睡醒後是個好醫師

早上前來衛生所看病的民眾不到十人，我趁沒病人上門的空檔時間將倉庫裡的漆料搬進宿舍，忘了換掉衣服，就開始在老牆上畫畫。服兵役時曾被迫扮演油漆工人，漆牆壁的工夫勉強可以，因此漆一間房間費時不多，只相等於看十幾個感冒病人的時間，房裡的四面牆煥然一新，濃淡不一的粉紅色，溫暖又迷人。

中午十二點，空氣熱得不能張開食道。我繼續工作。

忙了一個下午，房間的牆壁貼上壁紙，污黑的地面黏了塑膠地板，屋裡的怪味漸漸消散，終於變成了人住的房間。

晚上，我累了，提早上床睡覺，閤上眼瞼前，禁不住暗自微笑，今天我有新發現，我可以是油漆工人、水泥工人，也可以是裝潢工人、地板工人。

睡前祈禱著，明日睡醒後是個好醫師。

聖日

當地萬物都被造齊，第七日上帝停了祂創造的工作，定第七日為聖日。

來到蘭嶼這塊陌生地，我累了幾天，安排好了住宿及工作，然而我却像出生七天的小孩無依無靠般地不安。

這天我出診到野銀部落，路經一座無數小石子築成的小教堂，屋內傳出熟悉的聖歌，吸引我的腳走向教堂。

穿暗黑色聖服並光著腳的傳道者走來迎我進去，會眾瞪大眼跟著我的步伐移動。我快快找個空位坐下來，垂頭閉眼，安安靜靜地默禱。

不久，我抬起頭來，旁邊的達悟弟兄遞來一本聖詩，我兩手接住達悟聖詩，口裡小聲感謝他友善的動作。

傳道者及會眾不因我而受點兒影響，禮拜程序一一進行。

當傳道者祝禱完畢，突然有位老人獨唱了起來，會眾隨後合音唱



和，我在腦海裡努力尋找這樣的節奏，音律優美令人振奮。歌聲結束後，我興奮的心久久才安靜下來，前座一位老人轉身得意地說：「是達悟人的原聲。」

傳道者以達悟語講今天的主題，從頭到尾我一句也聽不懂，但我可以體會任何一句講詞。我內心得到了安慰，七天以來所受的委屈與困難全被教堂的氣氛融解，心中有了依靠。

我隨意翻翻國語版聖經，小聲默唸一段經句：「你們要行道，不要單聽道，自己欺哄自己。」

看了這段話，更加穩定自己的腳步，我心裡得意地吶喊：「我沒欺騙自己，我做到了！」

禮拜結束，我趕緊換回原來的心情去看病人。

絕不讓病源躲過我的耳目

島上有什麼傳染病嗎？爲何病患數隨著氣溫升高而倍數增加呢？而且又以小兒居多。

我坐在舒適的診療椅，慢慢聽病患父母親訴說病情，他們儘可能把病症說得較嚴重，盼望我能集中精神看病。我小心翼翼爲病患全身檢查，絕不能讓病源躲過我的耳目。但今天我碰上怪事，小病人除了發燒三十八度上下之外，並無其他症狀。

絞盡腦汁回想小兒發燒的病因，它到底是什麼怪病？難道流行什麼病嗎？或是此地特有的區域性傳染病？

不久，我恍然大悟，可能是身體無法調節體內熱量的緣故，病名叫小兒夏季熱，往往將病人置於通風涼爽的環境，症狀馬上消失。

高溫、濕度重的蘭嶼，不僅少有冰箱，更甬談裝設冷氣機，小孩必然易得此病。



坐在診療椅，我也漸漸感覺悶熱，病人們似乎跟我一樣不能忍受濕熱的氣候。

我天真地想著，如果門診室裝一部冷氣機該多好！這些小病人就留下來休息，不必花錢吃藥打針，病情必然改善。

下午，我抽空打電話給省府官員，讓他們知道島上的醫療困難，我央求長官撥一台冷氣機造福本島人民，上級長官以衛生所歸屬衛生局管轄，因而不處理。

再向衛生局請示，同樣以沒有預算為由而不理睬。

我突然發覺關愛偏遠離島地區人民，並不是每個政府官員的心意，而只是一項富麗堂皇的政策罷了。